

时空辩证法下的现代性反思

——评吴楚《暮星归途》

□李玖琦 张光芒



《暮星归途》，吴楚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吴楚的《暮星归途》以霍金的《时间简史》为科学基础，从黑洞附近时间流速缓慢的特质切入，融合当前备受关注的老龄化问题，以科幻故事的形式，探讨新型“异星养老计划”的利弊。故事发生在距地球27000光年的XV-31行星上，它与地球的时间流速比是112:1，大致相当于“天上三日，地上一年”。如此一来，该行星上的老年居民三天的消费就可以平摊到地球一年的支出里，大大缓解了地球社会的物资负担。

对老龄化危机的书写，是吴楚反思现代性的一种路径。在《暮星归途》所展望的2110年，地球科技高速发展，AI已经渗透进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有取代人类的危险趋势。主人公易一的母亲深受其害，她本是东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却因年纪渐长，逐渐被与她长相一致的AI取代；不仅如此，与她离婚分居的丈夫也用了当时颇为先进的伴侣机器人，对她不再有感情依赖。这双重打击，表面上看均是源于AI，更深层的原因却是人类对衰老本身的无能为力。吴楚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日本，这一国家当下已经老龄化严重，在近90年后更是如此。日本青年无法理解老年人对新兴科技(如地铁上的“脑机配对”检查)的反应迟缓乃至抵触，甚至指责老年人占用公共资源和就业岗位，两代人之间因为资源分配问题而剑拔弩张。由于社会年龄结构的根本改变，“收入水平跟劳动能力倒挂”，单

纯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已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也即是说，倘若“异星养老计划”只是简单的星球移民，那它与开发某个太平洋孤岛并无本质差别，前者的运营成本甚至更高，且依然需要地球社会来承担，这也使得不明所以的易一等人最初对计划主导者南山会社的“铺张浪费”产生质疑。而当真相大白时，他们才明白，XV-31行星与地球之间的时间流速差，使得异星养老变成一种“无息贷款”。老人移居所释放的物质资源，让地球社会得以维持运转，而后者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来偿还前者。异星养老所开发的不仅是空间资源，更是时间资源。常言道“时间面前人人平等”，但科幻视域中的时间，却可以逆转其象征平等的唯一特性。

科幻文学所呈现的这一以时空辩证法为前提条件的宇宙社会观，直接消解了建立在时间线性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性神话。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指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线性时间的单向性孕育了历史进步论，在同一时间维度参照下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构成了空间上发达与否的差别，从而形成以发达地区为话语中心的现代性体系。但在科幻文学中，讨论范围是整个宇宙社会。黑洞的存在使得时间不再只有线性的唯一样貌，当它有了快慢之分甚至可逆转的时候，时间变量介入下的空间差异就对现代性神话的美好愿景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在更长远的眼光观照下，时间的尽头并非乌托邦的显形，而往往是类似恒星坍缩等的毁灭命运，吴楚此前的小说《无光之地》就展现了文明程度远高于地球的瑟拉行星，因逐渐靠近黑洞而行将毁灭的过程；另一方面，时间的快慢不同，必然会导致不同文明的交流障碍，引发信任危机，就像XV-31行星上的居民无法与地球实时通话一样。易一迫切想逃离该行星，也是因为无法接受一次次欺骗至爱的母亲。

当时间不再是公正不阿的度量衡时，

它就成了一种可被争夺的资源。XV-31行星上的“慢时间”，正是这样一种有赖于顶尖科技的稀缺资源，其背后隐约闪现着的，是垄断了科技成果、主宰着资源分配的权力体系。在线性时间的现代性神话中，权力早已悄然存在，工业革命所孕育的对乌托邦的幻想，实际上正如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所说，“是移民殖民地的原型，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在时间恒常不变的情况下，对空间资源的争夺就已暗藏权力的刀光剑影。对太阳系外的宇宙想象，则使得时间也成了为权力所觊觎的刀下鱼肉。《暮星归途》中的“异星养老计划”，看上去光明美好，南山会社却一直秘而不宣，甚至设定了“单程旅行”这一限制条件，因为他们想要守住时间流速差这一机密，只对少部分身患绝症、渴望续命的权贵政要开放。这样的话，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部分人将比平民更早享有甚至垄断“慢时间”这一稀缺资源。

在权力的介入下，生死成为可供当权者更改的选项，时间的公平性将被完全打破，这一忠实守护人类文明底线的力量将不复存在。吴楚在2017年的小说《长生》中已经做出警示：“单纯地拓展生命的长度只会给文明带来灾难。”而在《无光之地》中，虽然吴楚的写作重心是瑟拉行星执政者对于是否要占领地球作为新家园所进行的博弈与抉择，但他也设计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情节，那就是让地球上的主人公们，借助瑟拉行星与地球的时间流速差，来向富有的绝症患者索取大笔财富，在对这一稀缺资源的争夺过程中，还发生了互相残杀的悲剧。这一情节大概可以构成《暮星归途》的前文本，只不过在XV-31行星的故事里，以老龄化危机为叙述核心，使得有关时间快慢的辩证变得更加丰满而深刻。在断裂与隔绝的不同时空里，权力成了唯一绵延连续的“硬通货”，权贵政要们比平民百姓更早享有XV-31行星的“慢时间”，前提则是他们要将权力让渡给掌握XV-31行星运营权的南山会社，背叛自己原先的国家与组

织，听命于南山。科技进步看似给人类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人类的精神文明却并未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有所进步。

不过在故事最后，吴楚依然对科学寄予了正向的期待。易一用以躲开南山会社审查、向地球传递时间流速秘密的方式，是让父亲寄来一枚结婚钻戒而后退回，这一切都有赖于C14鉴定法这一科学原则：通过探测钻石中碳元素的衰变情况，即可计算出钻石所历经的时间长度。一个极其基础的科学常识，却成为时间这一度量衡上最精密的注脚。这或许也暗示了，在吴楚的科幻体系里，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真正影响科学技术效果的，是人类文明对它的使用方式。XV-31行星上两大阵营的对垒，正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科学价值观的碰撞。时间流速差是客观存在的宇宙规律，但究竟是利用它来全面解决地球上的老龄化危机，还是垄断它作为谋取权力和财富的工具，会直接影响人类文明的两种不同的未来走向。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吴楚的《暮星归途》确实具有“科幻现实主义”的风格。科幻作家韩松曾强调说：“科幻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它应该关注现实，并从现实引申未来。”《暮星归途》表面上看，是借科幻的形式来实现老龄化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但它实际上探讨的又不仅仅是老龄化本身，而是社会视老龄化危机的思想根源，那就是：人类在面对时间尺度的唯一性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时，产生了对文明发展停滞的恐惧，这与现代性神话所承诺于人类的未来幻象是相悖的。在更广阔的时空辩证体系中，时间流逝、空间开拓真的是无止境的吗？凡是“落后”的就必须被淘汰？人类文明的进步难道没有终点？假若这一切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人类又该如何对危机做出应对？对于这一系列“天问”，《暮星归途》牵出了一根纲举目张的头线，其背后神秘的巨网正等待着新的探索。

(作者李玖琦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张光芒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真正的诗人，应该投入地去生活和工作

——《奔走在金融街的地蛋》自序

□张贻伦

我高中分在理科，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研究生读的是民商法学。工作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先后在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和商业银行就职。作为一名山东男人，虽然不敢说自己“大汉”，但看起来绝对与清秀细腻无缘，所以我自号“滕州地蛋”。过去15年，我这块地蛋一直奔走在北京金融街。

那么，一位大龄金融理工男，是如何写起诗来的？写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诗又主要写些什么呢？

最初的偶然

1993年9月，我和绿皮火车一路“咣当”着，沿京沪铁路，从山东枣庄出发，穿过泰山，越过黄河，来到北京，继而在火车站换乘学校大巴，从清华南门顺主干道直达东大操场。我和清华大学93级的同学们一起，如愿走进清华园。

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我的作文一向写得不错，在大学校园里的各种新鲜绚丽中，我想过写诗，但没想过将来会出诗集、做诗人。事实上，大学生活开始不久，我即写下一首小诗，名为《启航》。那时清华几乎每个班级都会出班刊，由字写得好的同学手工书写，并复印多份后张贴在教学楼走廊里，展示班级文化。这首诗，就是我们班第一期班刊的刊首语。年底我又把它抄在贺卡上，寄给我的一位友人，20年后这位友人把贺卡复印件送给我，使之成为现在可以看到的我最早的诗作：“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的船扬起了帆/我们启航了/去拥抱/向往已久的那片蔚蓝……”

记忆中，我后来又写过几首诗，遗憾的是都没有留存下来。参加工作的数年里，我一直没怎么写，直到2005年，和一个异性网友在北京迎春路上的一家肯德基餐厅里相见。

那是一个美丽活泼且富有才气的女孩。她在介绍自己时，提到爱好书法，我就请她写几个字看看。她说，写什么呢？我说，我喜欢写作，我写一首诗给你，你再写给我吧！我们随便聊着天，没多久我就酝酿出来一首，用短信发给她。她拿出笔在肯德基柔韧的餐巾纸上写下来，非常刚毅有力，很难想象出自一个纤弱女孩之手：“你，是一只调皮的鲨鱼/我，是恣意汹涌的海浪。”

那以后我和她没有再见，我好几年也没有再写过诗。

2009年夏，我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

在的妻子过生日，我为她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并附一张贺卡，上面写下一首诗，《从荆楚到齐鲁的红豆》。

2016年12月底，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访学，2017年8月底回国。告别密大的时候，我模仿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写下《告别安城》：“依依地我走了/正如我依依地来/我理一理行囊/带走所有的精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从1993年到2017年，我仅仅写了上面四首诗，至少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这四首。虽然对文字一直都很热爱，但在这24年间，写诗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从自发到自觉

也就是在创作《告别安城》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可以写诗啊！于是开始主动阅读、学习和锻炼。写诗渐渐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当一名诗人也成为我心中的目标。五六年来，不觉积累了几百首诗作。

有人会问，一个理科生、金融人，一位中年男士，怎么会爱上写诗呢？印象中，写诗不是年轻人和文科生的选择吗？

我也自问：我为什么写诗呢？

2019年底，我从北京回到家乡，路过高中母校门口，适值下午放学，看见学弟学妹们一张张青春的面孔，遥想自己当年，不禁感慨万千，一首诗在心中升腾而起。

人到中年，青春已逝，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动与痴狂，但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有了更多感触和思考。怀念过去，感恩时代，行走山河，亲近家人，有太多的情要抒，太多的话要说。

我写过一段时间的博客，长篇大论居多，也热衷过微博和今日头条，现在固定在朋友圈和公众号。朋友圈和公众号里发文章没有篇幅限制，不过一般都是在手机上打字，手和眼着实辛劳，自然希望字数越少越好。这是信息时代、速读时代，无论从作者还是读者的角度来看，以精炼为要的诗歌，无疑是最经济的。我的很多诗，就是在通勤的地铁上、出差的航班上写就的。一首首诗，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诗以其短小精悍，成为我抒发情怀、表达思考的最爱。浓缩精炼、跳跃含蓄、要言不烦、微言大义是诗的特点，字字珠玑中，春秋笔法信手拈来。它码字不多，不像小说尤其长篇小说，要被肝肠、呕心沥血。更重要的是，一个写诗的人什么都不耽误，像我，只要地铁通勤的时间就够了。功夫在诗外，一个

真正的诗人，应该投入地去生活和工作。

对一切爱得深沉

写诗是我流泪的方式。流泪可能是因为怀念或者期待，愧疚或者感恩，惆怅或者兴奋，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因为爱。流泪是我爱的表达。

为什么我常常有诗要写，有泪要流？因为我对生活中的一切爱得深沉。因为爱，所以有太多感触和思考，需要抒发和表达。

2022年春天，我创作了一首短诗《枣》，献给生我养我的枣庄故乡；《心中总有锦云腾起——为故乡滕州而作》一诗原名《故乡的云》，是我2020年初在下班回家的地铁上一气呵成；在《故乡的味道：滕州四大名吃（现代诗四首）》中，我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故乡的羊肉汤、辣子鸡、猪肉和菜煎饼等美食，在《滕州的吉祥三宝（现代诗三首）》中对滕州的地蛋、大葱和大白菜赞不绝口。

父亲年过50才有了我，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去年春节，我教儿子包饺子，不禁想起高一过年时和父亲一起包饺子的情形。那时他老人家还只有六十七八岁，身材魁梧，硬朗得很，距离他后来卧床不起还有七八年，正是享福的日子。可是父亲为四个儿女操持完家事后，还有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继续节俭缩食，给我打造一副钢铁翅膀，让我飞到北京，飞到上海，飞越越远。直到13年后他去世，我30岁了，还在上海北京之间飘忽。他最疼爱、眼里最有出息的儿子，什么都没给他，除了骄傲。

2019年底，我出差到五台山，站在雪后的山顶，想起父亲去世的那个冬日，想起他以微薄的退休金供我上高中、读大学，我却从来没有带他到我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走走看看，更不能让他看一眼我今天的幸福。心中沉重的愧疚，催生了《向日葵的忏悔》。也正是父亲对我无限而无私的爱，让我深感自己对儿子的责任。父爱如山，我是儿子，知道父亲的恩情如山重、如山高；我是父亲，知道父亲的责任如山重、如山高。于是就有了《吾儿，为父是一棵树》。

当然，还有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工作日的中午，躺在折叠床上短暂小憩，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失重和幸福》应运而生；路边小店里，一碗螺蛳粉让我看到日子的色彩斑斓，便创作了《螺蛳粉，与佳人共享》；在健身和减肥过程中的心得，让我觉得有必要《和食物谈一场恋爱》。

我家和地铁站之间要骑一段共享单车，



《奔走在金融街的地蛋》，张贻伦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上地铁要换乘两次，单程55分钟，往返近两个小时。写诗成为我上下班途中远离身边嘈杂的隔板，是我通往宁静快乐的隧道。

写下自己的名字

诗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我在努力地探索。有人用生命写诗，有人用键盘写诗，有人用口水写诗。有人出口成诗，有人每日一诗，有人诗作等身。不管怎样，我坚持主旋律、正能量、个性化、真情性的写作，希望自己的诗给世界带来一些积极有益的思考。有人说我的诗很真，确切地说是“三真”，即取自真材实料、发自真情实感、源自真知灼见。也有人说我的诗很接地气，我写了很多乡土诗歌，比如《滕州的羊汤》《滕州的地蛋》，就有人叫我“羊汤诗人”“地蛋诗人”，后来我又加上自号“滕州地蛋”。

这本诗集是我的第一本诗集，经过再三斟酌，书名定为《奔走在金融街的地蛋》。地蛋是山东滕州方言，就是土豆、马铃薯。我觉得“地蛋”能很好地代表我，还有我的诗。虽然我毕业于名校，从事金融行业，但和地蛋一样，我来自农村、源于土地，埋头生长，朴实无华。说不上棱角分明，但绝对不算圆润；虽然看起来粗犷笨拙，但是价格便宜量又足，饭菜两宜，非常亲民。我坚信只有乡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根据读者反馈，我也感受到，那些乡土诗作，比如写辣子鸡、猪肉和菜煎饼的诗，往往能引发更多共鸣和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诗并不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是晦涩难懂、莫名其妙的。

没有人能在自己赚到的钞票上逐一签名，诗人却可以在每首诗里写下自己的名字，直到永远。一本小小的诗集，未必能发出多少光，不过里面也许有些炽热的诗句，有些真诚的文字，可以穿透时间。

这是诗的时代，愿每个人都活成一首诗。

■新书书讯

《河山传》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

《河山传》是贾平凹出版的第20部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河山传》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经历和罗山等企业家的人生起伏。洗河从秦岭下的农村到西安谋生，结识了企业家罗山。罗山与同是企业家的好友兰久奎一起在秦岭脚下建别墅三栋，派洗河去做保安。别墅既是他们在忙碌工作之外的栖息之地，也是官商勾结、藏污纳垢之所。底层人士、商界精英、政治掮客、高级官员，在小说中纷纷登场，贾平凹通过不同群体的命运来书写国家40多年的发展历程，生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



《秋雨散文五十篇》

余秋雨 著
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

本书散文50篇，均选自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国文脉》《门孔》《君子之道》《暮天归思》等著作。对余秋雨而言，散文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语言方式和人生态度，即便是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能进入洒脱、自如、美好的“散文情态”。余秋雨对自己的笔墨有着特殊要求，那就是“诚恳直白的质朴叙事，叩问本真的天地诗情”，几十年间，写出了大量让人“拿起就放不下”的优秀作品。他的很多学术著作也是用散文笔调写成，那些高难度的研究成果，在他笔下幻化为谈心式的细语、端庄中的体温，展现出有异于其他学人的特殊风采。



《炼狱》

何建明 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和对幸存革命者的采访，描绘了在息烽集中营这一“魔窟”中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群像。在集中营的非人环境和敌人残暴的手段面前，韩子栋、马真初等人不屈不挠，展现了不怕死的斗争精神以及坚强的意志和信念；面对敌人的糖衣炮弹，罗世文、车耀先等人成立秘密党支部，形成了狱中对敌的坚强“堡垒”，巧妙机智地与敌人斗争，成为那些和党失去联系的党员以及难友们坚强的后盾和精神支柱。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强大攻势下，在迫害与反迫害、软化与反软化的斗争中，共产党员始终坚持初心，积极抗争、永不叛党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低处飞行》

王计兵 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2月

生活在“低处”，“飞行”去远方。一个居于“低处”的平凡生命，以飞行的速度与力量投入生活，以飞行的方向对视生活，又以飞行的姿态引领生活。一首首诗歌，犹如烟火人生的一块块补丁，作者将这些补丁连缀在一起，便有了《低处飞行》这件“百衲衣”。王计兵希望以此为人间遮风挡雨，抚慰读者的内心，继而让人变得沉稳、平和、善于容纳。

不同于以往诗集的是，在《低处飞行》中，王计兵不仅作为“卧底”，探索了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成为备受瞩目的“外卖诗人”后，王计兵创作出了迥异于过去的优秀作品，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

